

品味
红色经典 ⑬

数字时代的
文化生活

《红星照耀中国》的永恒魅力

丁晓平

进入陕北苏区，成为第一个到“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人”“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带着这些疑问，斯诺来到陕北苏区。

7月初，斯诺在白水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他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7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在保安县（今志丹县）会见斯诺。随后，斯诺前往陕北苏区红军前线部队采访，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诸多红军将领和普通士兵、农民。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10多天的谈话。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结束了历时近4个月的“教育兼阅历，入学兼旅游”的采访，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他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不偏不倚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红军将领、士兵、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战斗、学习和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内容是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即《毛泽东自传》）和第五篇《长征》。这份毛泽东同志唯一亲自修改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口述，读来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长征，斯诺认为：“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些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红军严明的纪律给斯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回忆，他花了相当篇幅记录护卫他的“红军旅伴”的精彩故事：“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4个月的采访，斯诺懂得了红军的优越性在于统帅部完全有能力训练麾下的人才，锻造其政治信念、军事纪律和制胜意志，“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

方”，而且红军“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效仿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在预旺县红军前线，斯诺聆听了一堂红军的“政治课”，并对在场62名红军战士的成长作了分析。“红小鬼”们的精神风貌和战斗精神令斯诺极为钦佩，他充满感慨地写道：“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

在“红色中国”的日日夜夜，斯诺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他在“国统区”对中国的认知，消除了心中的疑惑。他诚恳地写道：“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在中译本《西行漫记》序言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树立了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不同中文译本出版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战争开始以后，我每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1944年，他在《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序言中自豪地说：“就我所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轻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部书可以说

是唯一的一部。”

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耀了世界。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在它的召唤下纷纷效仿斯诺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既有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还有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伦·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和索尔兹伯里，等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辈子留在了中国。

斯诺坚持真理，以坦率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坚持说真话的品格，使他的作品如同火种，给人以温暖以光明，照亮了世界，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红星照耀中国》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报告文学的写作标准，树立了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80多年来，《红星照耀中国》被译成中、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等数十种语言出版，成为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广大读者爱不释手的经典读物。

《红星照耀中国》也改变了斯诺的人生。一个本想在中国只待6个星期的美国青年，后来成为在中国生活了13年的优秀记者。斯诺深深爱上了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鲁迅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开启访问中国“破冰之旅”前夕，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普斯村逝世。尼克松曾向病中的斯诺致意，对斯诺“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临终前，斯诺留下遗言：“我热爱中国。”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执教的燕京大学校园内（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毛泽东主席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作者为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

飙升的“热度”固然能带来人们的关注和一时的光环，但唯有笃定恒心、倾注心血，才能创作出有热度、更有美誉度的精品佳作，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要热度更要美誉度

任飞帆

近日，微博热搜上一个小女孩在菜市场跳芭蕾舞的话题引起人们关注。人们好奇地打开这则微博，发现信息来自最近播出的一部网络纪录片《小小少年》。该片第一集讲述了一个云南乡村小女孩根据视频自学舞蹈、勇敢追梦的动人故事。

在数字时代，通过微博热搜了解当下最热门的文艺作品已经不是新鲜事。热搜，顾名思义，是通过计算用户搜索信息的行为进行的热度排行。该排行以话题为载体，通过阅读次数、讨论次数和原创人数三个指标进行加权计算，再经过搜索热度、话题因子、互动因子的三重考量，自动生成话题热度星级和实时热度排行。相关报告显示，新浪微博用户群体中90后、00后二者占比接近80%，他们对热点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影视剧、综艺等领域。在2020年微博热搜盘点中，电视剧《三十而已》、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综艺《乐队的夏天》《乘风破浪的姐姐》等文艺作品榜上有名。影视剧和综艺等文艺作品因内容的丰富性与话题的热度，深受“热搜”青睐。从策划到播映，从演员选择到剧情走向，通过时机恰当的议题设置，热搜成为文艺作品前期宣传推广的重要手段。当作品播映时，根据重点内容不断提炼热门话题，能够继续与观众产生情感联系，增加用户黏性。

数字时代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单向度，受众不仅是信息接受者，同时也是发布者、传播者。当一部文艺作品中的话题成功登上“热搜榜”，再被网友以强大的参与能力助推，讨论不断聚合、放大，其传播效果往往会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让文艺作品受到极大关注。特别是在社交属性很强的微博平台，很多热搜中的话题都是通过网友的关注讨论和优势意见扩散产生的。加之网络世界中，文字、表情包、图片、视频等丰富的表达形式，让互动内容生动有趣，网友们参与其中，乐此不疲。不仅如此，一些优质的小众文艺作品也可以通过网友“自来水”推荐宣传，登上“热搜”，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爆款”。例如前文提到的作品《小小少年》，其题材内容都比较“冷门”。但通过热搜中的“菜市场”“芭蕾”“9岁女孩”等几个富有反差的词语，迅速引起人们注意。而热搜话题中文字、图片、视频的细致描述，让网友接触到这样一部充满温情和趣味的纪录片，进而认识了设计制造机器人的中学生、痴迷于昆虫世界的小男孩、选择转行职业电竞选手的乒乓球冠军……这些因热爱而坚定的小小少年们深深打动了万千网友，勾起他们记忆中最美好的童年。网友们自发创建“你的职业是你的兴趣吗”“选择梦想还是听从父母安排”等更具深度的热搜话题，引发更多关注和讨论。

以“热搜”为门径让更多观众关注作品本无可厚非，但有些文艺作品越来越陷入“热搜化”的套路当中。有的话题设置强行贴靠社会热点，内容和作品关系不大；有的话题仅仅是没有营养的花边和夺人眼球的噱头，有低俗媚俗的倾向；有的作品通过“购买”手段占据热搜榜单，浪费公共资源和人们有限的注意力。另外，一些文艺作品在创作时就精准“计算”出什么样的剧情能火，怎样的角色设定能引发热议，却并没有建立在合理的故事逻辑和人物情境之上，作品令人失望。热门话题仅仅是作品的素材线索和切入点。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在敏锐捕捉社会关切的同时，更要依循创作规律，完成主题表达，以细腻的艺术手法、鲜活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质感，这才是文艺作品回应社会关切的应有之义。

飙升的“热度”固然能带来人们的关注和一时的光环，但空有其表、缺乏内涵的作品来得快去得也快。唯有笃定恒心、倾注心血，才能创作出有热度、更有美誉度的精品佳作，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一本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又名《西行漫记》）因其增加世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了解而闻名于世，并被历史铭记。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然是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192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上海。在中国，他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1936年6月，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一起冲破重重封锁，以“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勇气，经西安抵达陕北，冒着炮火硝烟

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

“这些树都长得那么高大了”

何理良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革命贡献了力量，埃德加·斯诺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追求正义，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他1936年前往陕北苏区，把采访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像报春的燕子，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访华。1970年8月，斯诺夫妇受邀访华，我有幸参与了接待工作。这次，我终于有机会见到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斯诺一下飞机，就同我们热烈拥抱。到中国的访问使斯诺兴奋不已，他对看到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和新鲜，连机场路两旁整齐的杨树也令他赞叹不已。“啊，看哪！”他说：“这些树都长得那么高大了！”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老朋友们向他介绍近年中国的情况。

从8月下旬起，我们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各地参观。他们参观了清华和北大，包括斯诺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工作地燕园。在林巧稚医生的陪同下，他们参观了协和医院。后来他们参观了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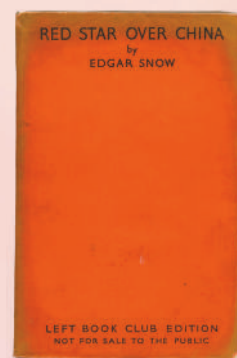
机车厂和河北省遵化县（今遵化市）的一个生产大队，接着去访问延安和保安。1936年斯诺和马海德到保安去的那条峡谷小路，已变成宽阔的黄土公路。汽车快到保安时，路旁突然钻出许多欢笑的孩子，向我们欢呼。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泽东同志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居住过的招待所，还在毛泽东同志旧居前照了相。斯诺说，当年保安的老百姓穷到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晚上睡觉时上衣脱了还要当被子盖。他还说，1936年这里只住着100人，现在有3000人，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只有一家小铺子，红军是在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的，现在这里有13个手工工厂、一个机修厂、一个发电厂，主要街道两旁全是小商店，还有一家小百货公司、一个戏院。老百姓的生活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善。

他们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飞机去沈阳和鞍山参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和成昆铁路赞赏有加，他赞叹中国自力更生，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完

成了这些伟大工程。斯诺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两公里长的长江大桥。再次回到北京后，斯诺夫妇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的情景被摄像机记录下来。

斯诺是个十分认真和勤奋的记者，看重实地调查和眼见为实，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这次访华也是如此。他经常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同人聊天。

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对中国长达半年的访问。回到瑞士后，便忙着撰写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但这时斯诺身体很不好，被医院确诊为胰腺癌。1972年1月，马海德率领的医疗小组抵达瑞士，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2月初，时任我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黄华赶往瑞士看望斯诺。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三位朋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诠释深厚的友谊。



图为《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英文初版。
制图：赵德汝

